

青年

妇女卷

新青年

L A J E U N E S S E

张宝明 主编 张 剑 副主编

8

新文化元典
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青年
妇女卷

新青年

L A J E U N E S S E

张宝明 主编 张 剑 副主编

8

新文化元典
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青年妇女卷/张宝明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5

(新文化元典丛书)

ISBN 978-7-5559-0347-5

I.①新… II.①张… III.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661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25 000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號 寧 列

新青年

第一號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出版说明

一、为纪念《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 100 周年,本社特别策划出版“新文化元典丛书”。

二、本丛书由著名学者张宝明主编并提供稿本,由本社分“平装普及”与“精装典藏”两个版本先后出版。“普及版”以大众阅读为目标,分为“政治卷”“思潮卷”“哲学卷”“文学创作卷”“文学批评卷”“文字卷”“翻译卷”“青年妇女卷”“文化教育卷”“随感卷”10 卷;“典藏版”以学者研究为指归,延续了本社 1998 年版《回眸〈新青年〉》的版本形式,分为“哲学思想卷”“社会思潮卷”“语言文学卷”3 卷。

三、本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章内容(包括当时特殊的语言、语法使用,习惯性虚词、数字、异体字用法,对外文中人名、地名的个性化翻译等)及作者署名均以其原貌呈现。为方便今天读者阅读,本次出版对原文中的繁体字进行了简体转换,对可以确定的技术性错讹进行了订正,对个别的标点符号用法进行了相对规范。对错讹较多的英语、俄语等外文,特邀有关专家进行了认真校订。

四、“随感卷”内容选自《新青年》原版各卷中的“随感录”。因原文发表时大部分并无标题,本次专卷出版的标题为主编所加。

五、本丛书的策划出版,也是我们对 2019 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的一次提前纪念。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回眸：唯以深情凝望……（代序）

张宝明

1492年10月11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看见海上漂来一根芦苇，欢呼雀跃地宣布了被称为“救世主”之新大陆的发现。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这就是那个日后易名为《新青年》的月刊，她从此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心目中拨云见日的精神新大陆。

饶有情趣的是，无论是彼岸还是此岸的“新大陆”，其发现过程都需要有敢于冒险的勇气、勇于担当的气魄、胸怀天下的责任。500年前，哥伦布想方设法说服了西班牙女王得以扬帆；100年前，陈独秀费尽口舌让出版商动心，在那出版业凋敝、萧条的时代，主编那“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的信誓旦旦背后多少有些心酸。

一个世纪过去了，重温百年历史记忆，翻阅那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时，我无法用编选或剪辑来保存这样一个精神存照。

作为20世纪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新青年》以其鲜活的时代性入世，演绎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思想史专场。她已经在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固化为一尊灵魂的雕像、一座精神的丰碑。形而下

的标本馆可以被肢解、分离，甚至拆卸为齿轮和螺丝钉，可谁若是声称复制出形而上的灵魂标本馆，我们不免顿生疑窦。因为灵魂的雕像和精神的丰碑只能内化于每一个人的心底，存贮于每一个人的心灵。

回望百年，再也没有这样的思想演绎更值得我们咀嚼了。仿佛，她就是我那无法用肉眼观看的神经末梢。岁月陶铸了文化的沧桑，年龄剪断了思想的记忆。“剪不断，理还乱。”因此，面对沧桑的文化记忆，面对凌乱的思想线团，我们无法用具象化的“编选”或“剪辑”称谓，更无法用当年文化先驱的启蒙来“普及”当下的启蒙。这里的思想静悄悄，这里的灵魂无眠，这里精神永远……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无言面对，默默注目，深深凝望……

《新青年》，已经不是当代青年心目中的“新大陆”；回眸《新青年》，无非是想通过那一代知识先驱心中流淌的文字为 20 世纪中国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注脚。发黄的纸张、右行竖迤的文字以及远离的先驱成为朦朦胧胧的追问，我们在回眸中分明看到了自己。我们在解读自己，也在解剖自己，更是在反省着自己。有时，我们又不能不拷问何以如此失去自己。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因为风雨沧桑的生命之旅招惹了我们的思绪：《新青年》不是一个尘封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对象，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更是一曲跌宕的纸上声音：说你，说他，说我……

风流，不会像诗中说的那样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的倜傥，同样可以因我们的自觉而获得立体的再现。多年之后，长征之后落定延安的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吐露心声说：在 1916 年，我和几个朋友成立了新民学会……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而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

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做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翻阅、谈论、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1918年2月,读到《新青年》的周恩来在日记中奋笔疾书: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恽代英从武昌写来肺腑之言,盛赞《新青年》的思想价值: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激。当时在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读书的叶挺也热情洋溢地表达过对《新青年》的仰慕和膜拜: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最后并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盼着“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语)。陈独秀指点迷津: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于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

热血的政治青年对此刊有一种天然的偏爱,在校读书的文学青年对此更是欢喜。北大学生杨振声曾这样回忆说: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冰心也这样评论《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纸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锐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和悲惨,读了让人同情而震动。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热血青年如是说,引导“新青年”的当事人更是引以为豪。胡适就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重印《新青年》激动不已,并挥毫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

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胡适为重印《新青年》的广而告之及定位，与其在1923年写给“新青年派”高一涵、陶孟等同人的信中表述一脉相承：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题中之意还在于：《新青年》创造了一个崭新时代，永远不会被遗忘和尘封。鲁迅作为“新青年派”的中坚，也曾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所作的序言中鼓与呼：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从学术“象牙塔”走向办杂志、发议论的公共空间，从学问家到舆论家，“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选择里程。这里，我们不难从鲁迅心灰意冷的“钞古碑”到满怀激情的“听将令”之转变窥见同人们的“一斑”：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

我们知道，在世界文明史上，18世纪的法国因其启蒙运动的舆论力量留下盛名，并产生了一批以伏尔泰为精神领袖的舆论之王。当作为社会良知化身的知识分子以公共面目出现时，就获得了舆论家的声誉。胡适这位现身说法的当事人这样用英文将其正名为“Journalist”或者“Publicist”，而且对“意中舆论家”有这样的诉求：有“笔力”、懂国内外“时势”、具“远识”，其中“公心”和“毅力”最不可或缺——这是胡适1915年1月尚在美国留学时日记中记下的夙愿。回国任职北京大学后，学问家的身份反被舆论家的名声所掩盖，他走了一条“一发不可收”的不归路。从此，思想史上的胡适而

不是学术上的胡适，成为声名鹊起的一代思想骄子。

《新青年》创刊于上海，兴隆于北京，终结于广州。在这一平台上汇聚起来的“新青年派”同人，学术凹陷，思想凸显；学问淡出，舆论立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天空中，最耀眼的是那一抹以“民主”“科学”为主调的绚丽彩虹。舆论的彰显与张扬，拉动着中国现代性加速转型。1905年科举的终结，让传统士人走向边缘，而舆论家的身份意识和担当情怀重新将他们推向时代的浪尖和话语的中心。这里，“新青年派”同人不再是书斋里“钻牛角”、翻故纸的学术把玩者，而是一批“执牛耳”、观天下的社会现实参与者。行走于风雨故园中的时代先驱们，可以不是理性、冷静的审慎思考者，却是理想在前、激情在身的担当者。一百年后回眸《新青年》，我们可以为他们的急不择言、话不留余的语言暴力保持一份反思的态度，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留下的文本却为我们读懂20世纪以及当下的中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路径。从这里，走进历史现场；在这里，读懂近世中国。的确，在享受这一新文化运动元典阅读快感之际，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止我们的心跳。

这里，不但有“妙手”写下的“文章”，更有“道义”担当的“铁肩”。《新青年》寻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使命感与历史同在，历历在目；新文化运动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与日月同辉，常读常新。听其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的战车上立下过“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誓言，还有那振聋发聩之守护“民主”“科学”的承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

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信誓旦旦，掷地有声。观其行——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为声援和欢迎“五四”运动中被捕出狱的学生撰写的《研究室与监狱》就是一篇激情四溢、气势磅礴的短平快舆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雄于言、力于事的个性和品格，在舆论抛出三天之后“知行合一”。被胡适誉为“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的陈独秀，在经过三个月的监禁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无独有偶，作为《新青年》主力的舆论家胡适向来以性格稳健、思想“健全”著称。即使如此，他在“新青年派”同人营造的公共空间里丝毫不减锐气，文风堪称犀利直接、所向披靡。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当《民国日报》记者邵力子以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之舆情发难胡适，并“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揣测其生病住院时，当事人严正地在《努力周报》上发布公告：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这就是“新青年”那一代知识先驱的共同心声和承诺。知其言，观其行。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家就是这样直面着人生、关注着社会、履行着诺言、担当着责任。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舆论家之重要”并“以舆论家自任”。应该说，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尽管在北京大学地位显赫，但真正“暴得大名”并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重要的影响，依靠的不是作为学问家的“学术”志业，而是以不安本分的“舆论家”起家。在《新

青年》周围，一个知识群体为国家、民族的现代性演进而不遗余力地万丈激情挥洒自如。不甘于自处出世、超然的边缘，而要走向中心，有所担当的“家国”“天下”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百年回眸，在演出那场思想史专场的新文化思想舞台上，海归们给沉寂的中国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新青年派”同人扬鞭策马、奋笔疾书。本来，学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学问家应该是他们原汁原味的角色担当。但是，归国后面对中国的现实，让他们有一种坐不住、不安分的冲动，携带着西方文明的种子，他们很快从一生长衫的学问家华丽转身为西装革履的舆论家，成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中心人物……

百年回眸，新文化元典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在“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知识分子还能感动中国吗”“人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之追问不绝于耳的今天，重读《新青年》是那样的情真意切。只要启蒙还没有“普及”，只要“五四”先驱设计的目标还没有抵达，只要“中国梦”还在路上，我们就不能不读《新青年》！百年回眸，那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大时代。我们只有以这样的方式默行注目礼……

百年回眸，《新青年》同人打造的“金字招牌”历历在目。当我们手捧10卷本“普及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提高”着对自我与这个时代的认知。本来，“普及”和“提高”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法化约，采用这样的划分完全是为了阅读的需要。我们深知，其中的每一卷都是一个个精神的制高点、诗意心灵的停泊站：“政治卷”“思潮卷”“哲学卷”“文字卷”“文学创作卷”“翻译卷”“文学批评卷”“随感卷”的单打以及“青年妇女卷”“文化教育卷”

的组合,都能够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遐想。一杯茶,或一杯咖啡,在原汁原味的隽永文字中咀嚼、品味、思考,唯有这样的互动才能使我们徜徉于心旷神怡的天地。或浓烈,或淡雅,或遥远,或温馨,思想的滋味本来如此……

目录

关于青年

| | | |
|---------------------|-----|-----|
| 敬告青年 | 陈独秀 | 3 |
|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 | 高一涵 | 10 |
|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二) | 高一涵 | 18 |
|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三) | 高一涵 | 24 |
| 德国青年团 | 谢 鸿 | 32 |
| 一九一六年 | 陈独秀 | 35 |
| 青年与国家之前途 | 高语罕 | 40 |
| 战云中之青年 | 易白沙 | 47 |
| 青年之敌 | 高语罕 | 52 |
| 新青年 | 陈独秀 | 57 |
| 青春 | 李大钊 | 61 |
| 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 | 王 涅 | 73 |
| 青年与欲望 | 陈圣任 | 84 |
| 青年与工具 | 吴稚晖 | 89 |
| 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 | 刘叔雅 | 96 |
| 法国青年团 | 谢 鸿 | 105 |
| 新青年之家庭 | 李 平 | 108 |

| | | | |
|---------------------|----------|-----|-----|
| 青年之生死关头 | 李次山 | 111 | |
| 青年与老人 | 李大钊 | 120 | |
| 青年之自己教育 | 朱如一 | 124 | |
| 说青年早婚之害 | 郑佩昂 | 126 | |
| 青年学生 | 北京大学文科学生 | 罗家伦 | 129 |
| 新青年之新道德 | 陶履恭 | 136 | |
| 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通信) | 邓萃英 | 钱玄同 | 141 |
| 告青年 | 郭仁林 | 145 | |
| 敬告新的青年 | 朱希祖 | 150 | |

关于妇女

| | | |
|-----------------------------|--------------------|-----|
| 欧洲七女杰 | 陈独秀 | 157 |
| 女性与科学 | | |
| [日本] 医学士 小酒井光次 作 孟明 译 | | 160 |
| 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 | 陈钱爱琛 | 163 |
| 女子教育 | 梁华兰 | 167 |
| 女子问题之大解决 | 高素素 | 170 |
| 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 | 陈华珍 | 177 |
| 女权评议 | 吴曾兰 | 180 |
| 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 | 孙鸣琪 | 188 |
| 结婚与恋爱 | [美国] 高曼女士 著 震瀛 译 | 191 |
| 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 | 刘延陵 | 200 |
| 女子问题 | 陶履恭 | 215 |
| 贞操论 | [日本] 与谢野晶子 著 周作人 译 | 221 |

| | | |
|------------------------|--------------|-----|
| 贞操问题 | 胡 适 | 229 |
| 我之节烈观 | 唐 俊 | 239 |
| 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 | 华 林 | 248 |
| 美国的妇人 | 胡 适 | 251 |
| 战后之妇人问题 | 李大钊 | 265 |
| 男女问题 | 张崧年 | 271 |
| 男女社交公开 | 杨潮声 | 277 |
| 一个贞烈的女孩子 | 夔 庵 | 280 |
| 妇女选举权(通信) | 明 慧 独 秀 | 283 |
| 女子将来的地位 | 汉 俊 译 | 285 |
| 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通信) | 费哲民 独 秀 | 294 |
| 列宁的妇人解放论 | 李 达 转译 | 297 |
| 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 | 山川菊荣 作 李 达 译 | 299 |

关于青年 |

